

第一名

編號：B012

作者：尤麗雯

題目：天罰

人的一生，有幾次與奇蹟相遇的可能？

我不曉得這是否有可以求得平均值的機率，但是我知道如果有人計算過這個平均值，那麼我一定是遠遠落在標準差之外的點。

從我踩著剛學步的不穩步伐，踉蹌卻興奮的衝進關帝廟的開始，奇蹟就不斷地出現在我的生命當中，用一種徹底顛覆機率統計的方法，就像是相信擲筊是絕對的機率的人，無法解釋的連續十八個聖筊一般。

在這些奇蹟裡，有過一件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事。

或許是因為我是個非常喜歡「善惡有報」的故事的人，所以我特別記住了這個奇蹟；又或許是這個奇蹟，是用傷痛來完成的，而傷痛通常比快樂更較人難以遺忘，所以我也不可免俗的，特別記住了它。

這件事的經過，跨越的時間長達近兩年。

雖然是三年前發生的事，但是我到現在仍是印象猶深，亦不曾忘了在心情最絕望之際，獨自在關帝廟默禱時，似有一個來自遙遠的時空之外的聲音，沉靜如鐘磬，迴盪在腦海中：

莫擔心，一切，冥冥之中，自有論定。

天將懲罰行不義之事者。不悔改，災劫即至。

落在拜氈前的三個清脆的聖筊，亦仍在記憶裡閃爍著明亮的光線。

1.

走近家門，遠遠，已聽到一陣嘈雜的喧嘩聲，不同於過去我的祖父與友人在門前對奕的棋響，誇張的，刻意的，唯恐人不知的拉高音調的聲音，在四季總是大敞著門的客廳裡響起。

我不用仔細看，也知道是誰正在客廳裡高談闊論。

一向喜歡誇耀自己，就是小學一二年級時曾經考過第一名的事，到了都已經五十來歲，也能成天得意洋洋的掛在口上說嘴的大伯父，正揮舞著粗胖的手臂，在客廳裡滔滔不絕的說著，旁邊坐著幾個穿著花花綠綠的棉衫和廉價的西裝褲的中年人，不時附和著大伯父，像是一場小型的個人發表會。

一向討厭這種故作姿態的表現，我抓緊側背包，微彎身，努力想不引人注意，以最快的速度經過。

但是大伯父仍是眼尖的瞧見了她，大聲的吆喝著，「阿慧，妳回來了啊！」

「阿伯。」被叫住了，我只好停下腳步，勉強扯一下嘴角，朝齊唸唸地轉過頭來看向自己的眾人點了下頭。

「這是阮小弟的查某囡，叫阿慧，比阮查某囡小一歲。」

「恁小弟的查某囡也這麼大了！可以幫忙做事了，真有福氣！」

聽著眾人七嘴八舌的討論著，我努力忍住轉頭就走的衝動，「阿伯，我先去忙了。」

大伯父揮了揮手，「妳去忙吧！」

匆匆走向通往房間的走廊，險些與迎面而來的人撞個正著，我連忙退了一步。

入眼的是一名年約四十歲的男人。男人穿著一件顏色暗沉，分不清是藍色還是黑色的襯衫，顯得過份寬大的西裝褲，身材矮小，只比我略高了一點，雙頰頗為消瘦，臉色呈現不健康的蠟黃，隱隱發白至幾乎要透出青色，戴著一副粗框眼鏡。

母親曾經說過，我的雙眼生得比一般人略長了些，雙眼皮的皺摺又太靠近眼眶，只要我想看清某些事物時，過度專心造成雙眼皮內縮的假瞪眼，就會不自覺流露出近似法官的眼神。母親因此常玩笑的說，我的雙眼就是兩盞探照燈。

感覺到我的目光，男人似乎有些畏怯的低下頭。

大伯父大聲的吆喝從客廳裡傳來，「阿投，你是哪裡去啊？去一個便所去半小時，是跌下去坑裡嗎？」

客廳裡的眾人聞言哄笑成一片。

男人聽得大家的取笑，只是更畏縮的低下頭，不知所措的撓了撓頭。

有人消遣道：「可能是給便所裡的鬼抓去了！」

大伯父聽了，略揚起下巴，大聲道：「亂講！阮家的便所裡哪有可能有鬼！」

一旁的朋友立刻附和道：「就是說。關老爺的厝有什麼鬼這麼大膽敢來亂！」

關老爺的厝？

自小因為體弱多病，母親為求讓我平安長大，請關公收我做為義孫女。一直對關公非常敬仰的我，不由得停下腳步，豎起耳朵仔細聽著客廳的談話。

「對哦！險險忘記，大哥是關老爺的分靈，有關老爺坐鎮在此，誰敢來亂？」

大伯父是帝君爺爺的分靈？怎麼可能！

我回過頭，不敢置信的看向客廳裡的大伯父，只見大伯父一臉掩不住的得意洋洋。

方才我險些撞中的阿投，連忙走進客廳，討好的說：「老大仔，小弟要靠你多關照囉！」

「沒問題！恁大哥最重義氣了！絕對會幫你！」

看不懂客廳裡正在上演的是哪一齣戲，我莫名其妙的回過頭，卻見大伯母不知何時走出了房間。

「伯母，阿伯他在說什麼？」

大伯母露出了一個非常無奈的表情，「我也不知道他在搞什麼怪。前幾天忽然有一個在廟裡做事的朋友，說他是帝君的分靈，叫他要捐錢讓廟辦法會，還要去廟裡幫忙做事。人家隨便說兩三句，他就給人牽了亂走，真的相信了，整天掛在嘴上說。」

我看著一臉無奈的大伯母，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倒是打開房門走出的堂姊雅琪，毫不客氣的批評：「根本就是白癡！別人騙他幾句就相信了！那個人整天沒事都跑來這裡吃飯，騙吃還不夠，現在是連錢也想要騙！」

大伯母尷尬的制止雅琪再說下去，「阿琪，好了。」

雅琪非但沒有被阻止，反而一揚雙眉，「我去趕他們走！」說完立刻大步跨進客廳裡，大聲嚷嚷：「都幾點了？阮家要準備煮飯了，你們也回去，阮沒飯給你們吃！」

雅琪的舉動令所有人一愣，大伯父惱羞成怒的起身對著大伯母叫罵：「妳看妳教這啥查某囡！竟然敢趕阿爸的朋友！」

雅琪聞言，毫不客氣的回答：「只會來騙吃騙喝的朋友通通絕交最好！省得一天到晚邀你去做壞事！一會兒跑去賭博，一會兒又去找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所有的人被雅琪這一番話弄得一臉尷尬，匆匆起身離開，大伯父氣得滿臉漲紅，卻也不敢罵半工半讀的支付家中大半開銷的大女兒，只能拚命罵著大伯母，「妳看妳教的好查某囡！」

不想再往下看，我轉過身走進房間，將嘈雜聲暫時阻絕在房門之外。

2.

放學後必須先留在學校做完工讀的打掃工作才能回家，所以我習慣回家後先洗個澡，小睡一下，再起床吃晚餐並且趕作業。

在飯桌前意外的沒有見到大伯父，我納悶的問道：「阿伯怎麼沒有來吃飯？」

雅琪撇了下嘴，「不用管我爸啦！他剛才跟我媽吵了一架，就跑出去了。等他肚子餓就會回來了。」

我點了點頭，沒有再問，端著飯走到母親的左手邊坐下。

母親遞了雙筷子給我，朝大伯母問道：「我聽說大哥要幫朋友做保證人，這是真的嗎？」

「嗯。」

母親聽了，緊蹙起雙眉，「千萬不要做保證人。」

大伯母嘆了口氣，「我有跟他說，不過他的個性就是這樣，家人勸他都聽不進去，只會罵我多事，朋友隨便講兩句，頭就給人家提著走了。」

雅琪放下碗，提高音量嚷道：「我爸就是這樣啦！講也講不聽！別管他啦！」

母親正想開口，忽然傳來一陣鐵門開啟的聲響。

見到回來的大伯父，大伯母連忙添了碗飯，同時問道：「你沒去給人家做保吧？」

大伯父一臉不耐煩的揮了揮手，「阿投一直求我幫他，我看他很有誠意，就簽名了。」

大伯母聽得一呆，雅琪氣憤得脖子上的青筋明顯浮出，拉高嗓音激動的大喊：「爸！你怎麼這樣！我們一直叫你不要亂簽名，萬一他跑了…」

不等雅琪說完，大伯父打斷她的話道：「不會啦！阿投很怕我，他才沒有那個膽子跑。」

母親忍不住插話，「大哥，保證人真的很麻煩，你自己是做代書的，這種事你怎會不知道？更何況我看阿投那個人鬼鬼祟祟的，不像是做正經事的人，你幫他做保…」

大伯父低頭扒了口飯，嘴裡含著飯菜，口齒不清的說：「不會啦！阿投他要搞什麼鬼我都看得很透啦！更何況我是帝君的分靈，有什麼鬼是我不能治的！」後面那句話講得又響又大聲，像是怕人不知道似的。

我見雅琪聽得瞪大眼，又想和大伯父爭論，怕雅琪被在座的其他叔伯教訓，連忙拉著雅琪往房間走。

3.

大伯父為張投做保證人的那一夜，大伯母與大伯父激烈的爭執，在昏暗的日光燈下滾滾的蒸騰著，將許多平日習以為常後被忽視的情感，擠壓了出去，只留下爭吵中口不擇言的話，水滾鳴笛般刺穿耳膜，令人腦袋一片昏脹。

雅琪忿忿不平的為大伯母打抱不平的說：「我爸也不想想，這些年都是誰在養他？他哪時候拿過錢回家了！都賭掉了！還敢罵我媽是沒有用的女人！說什麼是我媽高攀他！真是有夠不要臉的！他一定會遭到報應！」

雅琪的氣話，當時的我和雅琪都不曾想過竟有成真的一天，一如那時尚能心平氣靜的安慰著雅琪的我，亦想像不到數個月後，我竟會為了這件事，獨自跑到關帝廟裡哭泣。

4.

或許是天罰，亦或許只是時運不濟，從大伯父開始自稱帝君分靈起，大伯父的代書工作，變得非常不順遂。

常常是在土地買主與賣主間忙碌地跑了數天，遊說至雙方皆能接受彼此開出的條件，卻在簽約前那天，突然接到其中一方反悔的電話；或是在簽約當天，賣主突然一改先前的態度，開出令人咋舌的高價，令買主憤而離去。

因為母親大部份接洽的案子是與大伯父合作，所以我家一晃眼竟也有半年幾乎全無收入。

家裡的積蓄本就不多，在幾個月的只有開銷沒有收入中，很快的見底了。母親一直沒有收入，我的工讀金根本不夠支撐母親與我和弟弟三人的生活費，母親只好先向朋友借錢應急。

但是這畢竟不是長久的辦法。

擔心家裡的狀況，卻又沒有辦法改變，我趁著一日工讀較早結束，提早一站下了公車，走向或許是感應到我心底的迷惘，在平常已關閉廟門的時刻，竟然還大敞著廟門的關帝廟。

已過了平日廟門開啟的時間，廟中空無一人，明晃晃的光線下自大敞的廟門

中流洩而出，在漆黑的廣場上，像是茫不見邊際的大海裡，唯一一盞，卻亮得扎眼的指路明燈。

我在拜氈上跪下，身上連一塊錢也沒有，不敢不樂捐卻取用廟中的香，所以我只能雙手合十的默禱，一如在對著已去世的爺爺說話一般，將心底所有的憂愁，一一告訴坐在高臺上的帝君爺爺。

這亦是我從小到大，做過無數次的事。

5.

從有記憶以來，關公一直是以著「爺爺」的身份，出現在我的生活裡。我每年都要去向祂報平安，去替祂祝壽，雖然是我所尊敬的神仙，但是祂在我的心中，卻一直像是一位無時無刻陪伴著我，只是我無法看見的長輩。

也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在默禱時，我向帝君爺爺說的話，一直與我向其他神仙說的話非常不同。

在帝君爺爺的面前，不管十歲，不管二十歲，不管多少歲…我始終覺得我一直都是有記憶的第一次走進關帝廟裡，那個連自己的名字都還不會寫，步伐也還不穩的孩子。

所以，那次，我也一如以往，以著像是真的在對爺爺撒嬌一般的口吻，向祂抱怨著我半年來因為家中毫無收入，三餐不繼的生活。

末了，我拿著筊，無比認真的問道：「為什麼這半年來，我媽與阿伯仲介的土地買賣案子，每次都失敗。是因為運氣不好嗎？」

丟出的筊在地上滑了個半圓，笑筊在大理石地板上搖晃不止，像是真的在笑一般。

我思忖了片刻，想著大伯父這半年來一直令我非常看不順眼的行徑，小心翼翼的問道：「那…是因為大伯父假冒著帝君爺爺的名號做了許多不對的事，所以…才會這樣嗎？」

再度擲出的筊，俐落的摔在拜氈旁，是聖筊。

我怔了怔，一瞬間淚意猛地衝了上來，半年來的擔憂，化成了兇猛的淚意，在來不及阻止間，打濕了膝下的拜氈。

「為什麼…明明是他的錯…但是連帶倒楣的…卻是我們…」

心裡的委屈，在衝破壓抑後，無法抑止的失控。

我也顧不得是否言語上有所冒犯，只是拚命的哭著，直到腦海中浮現一陣不知從何處傳來，不曾在我所處的空間裡造成過任何發聲所必須的振動，卻在腦中清晰迴盪的聲音。

莫擔心，一切，冥冥之中，自有論定。

天將懲罰行不義之事者。不悔改，災劫即至。

我怔愣的停下了哭泣，四處環顧了眼依舊只有我的廟中，拿起手中的筊，確認這是否是帝君爺爺所要告訴我的話。

接連三個聖筊，清脆的迴盪在偌大的廟中。

我擦去了眼淚，稽首跪拜，離開了關帝廟。

6.

回到家中，我依常匆匆洗了個澡，吃過晚飯，便到房中趕作業。

設計科的作業沉重，十張的廣告稿，光是草稿，反覆改來改去，就消磨了三個多小時，抬頭一看，不知不覺已近一點。

料想今晚必須熬夜趕作業，我拿起馬克杯，想到廚房中去倒杯水，卻在行經客廳時，意外發現大伯母一家都坐在客廳裡，平常應該早已去就寢的二伯父和三伯父亦坐在客廳中。

我將雅琪拉進廚房，低聲問道：「怎麼大家都不睡？」

雅琪紅了眼眶，「阿投借了錢後，就一直找藉口不見面。債主叫我爸一定要想辦法叫阿投來還錢，不然就要我爸代還。我爸不聽我們的勸告，一直說什麼他是關公的分靈，阿投才不敢對他怎樣。從昨天晚上去找阿投後，就一直沒有跟家裡的人聯絡，直到晚上九點多時，才打電話回來，說阿投叫我們準備錢去大肚山上贖他，不然就要殺了他。我媽已經報警了，現在警察正在找我爸。」

我聽得一驚，想起今晚在關帝廟中的事，連忙匆匆回到房裡，在地上跪下，閉上雙眼默禱。

請帝君爺爺保佑大伯父平安回來。

似乎在回應我的默禱，腦海中再度浮現了沉靜似鐘磬般的聲音。

莫擔心，只是一場虛驚。

得到了答案後，我心裡安定了不少，將雅琪拉進房裡，繼續趕著作業同時陪著擔心不已的雅琪。

時間不知不覺中流逝，一直到凌晨四點多時，警察終於來電通知，已經找到了大伯父。

大伯父身上的現金被搶光，手臂上被劃傷了一刀，阿投便丟下嚇得魂不附體，拚命哭求著阿投饒他一命的大伯父，騎著大伯父的機車走了。

7.

阿投的事件發生後，大伯父著實噤聲了好一段時間，沒有再提起他是帝君分靈這件事。

但是，或許是因為只是一場虛驚，手臂上的傷只是很淺的外傷，不到幾天便結痂，而驚懼的記憶，也隨著脫落的痂一同自大伯父的記憶裡迅速消失。

沉寂不到兩個月，大伯父又再度故態復萌。

大伯父跟著被朋友說是某位我連名字都沒有聽過的將軍的分靈的八叔，租了間小鐵皮屋，掛上「天算館」的招牌，以婚姻調解、風水勘定、改運補運等等的服務，逐一條列收費細目。

除了「天算館」的營業之外，大伯父與八叔一起在專門在半夜起乩辦事的廟宇間忙碌，常常至天亮之時才返家。

大伯母擔心大伯父的身體狀況，亦擔心這些專在半夜辦事的廟宇，所行之事是否是邪僻之事，屢屢阻止，每每換來一次訓斥。

但是，可以預知的災禍並不會隨著鐵齒或是嘴硬，就被阻擋，它依舊來臨了。

很多時候，我常常感嘆，為什麼許多人，非得要經過非常慘痛的教訓，才能讓人明白，僥倖的心態，是絕對不能有的？

等到後悔時，往往已是來不及了。

8.

一樣是為了趕作夜而熬夜的夜晚。

經歷阿投的事件，大伯父曾經收斂過一段時間，再也不曾提起「帝君分靈」之事。在那段時間裡，母親總算有土地仲介的案子成交了，而且我也在朋友的幫忙下，找到一份出版社外接校稿的工作，多了一份額外的小收入，可以補貼設計科沉重的材料花費。

正當我專心在描畫著包裝盒的設計圖時，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母親推門走入，迅速拿起錢包和外套。

「雅慧，我去醫院看妳阿伯，妳要是累了想睡，就鎖上房門，不用等媽了。」

我連忙問道：「阿伯怎麼了嗎？」

「還不曉得，他突然昏倒了，妳八叔送他去醫院。」母親說完，又急急忙忙的走出房內。

雖然擔心，但是也幫不上忙。我只好再度將心思用在設計圖上。過了不知多久，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起。

打開門，入眼的是臉色蒼白的雅琪。

見到我，雅琪立刻緊抓著我的肩頭，「阿慧，妳能幫我問問帝君爺爺，我爸還有沒有救嗎？醫生說…說我爸是急性腦中風…就算開刀…也只有三成的機率能救回來…而且…可能一輩子都要在病床上了…」

見雅琪說著再也忍不住哭了起來，我連忙拍了拍雅琪的肩頭，「妳等等，我馬上問。」

找出平日拿來取代筊的銅板，在地板上跪下，深吸了口氣，我閉上眼專心默禱。

帝君爺爺，阿伯還有救嗎？如果有機會救醒他的話，請給我一個聖筊吧。

惶惶不安的丟出銅板，眼神直追著銅板在光滑的地板上如陀螺般轉了數圈，我和雅琪一起屏息瞪著銅板瞧，直至兩個銅板相撞，發出叮的一聲後攤平在地板

上。

聖筊。

我立刻跳起身，抓著雅琪興奮的又叫又跳，「帝君爺爺說阿伯還有救！」

「真的嗎？」雅琪亦是一臉激動。

沒有心思再繼續於設計圖上，我和雅琪一起坐在床沿，認真的祈求著奇蹟的出現，直至天明。

9.

這件事的經過，說出來絕對比小說更不真實。

在事件發生後，每每我向朋友說起，總換來一張張驚訝不已又半信半疑的臉。

如果事情不是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相信我亦會是那其中一張臉。

但是它卻是如此真實的發生在我的身邊，讓我親眼目睹，讓我不得不相信。

那一夜，大伯父躺在病床上，趕去的長輩們在與醫生討論著進行手術的可能後果間，大伯父突然醒了過來，爬下病床，踉蹌的走至母親他們的面前，表示想離開醫院。

二伯父想起一位朋友曾經說過，在桃園地區，有一位不願意掛牌行醫，只願替「有緣病人」看診的醫生，醫術非常精湛，當下決定帶著大伯父漏夜前往找那位醫生。

於是二伯父開車，三伯父陪同大伯母一起帶著短暫的清醒後，又陷入昏迷的大伯父，驅車趕往桃園。

半夜被吵醒的醫生顯得毫不驚訝，以著驚人的速度在大伯父的頭頂與腿上和右手臂上扎下數十支銀針，在施針與放血之後，不到半個小時，大伯父清醒了過來，異常的臉色也恢復了正常。

醫生嚴厲的訓斥大伯父異常的作息，以及半夜參加奇異的法事這件事，並且交代了大伯父飲食必須注意的事，以及要求大伯父必須「說好話、行正事、不動歪邪之心，常保樂觀的心情」。見大伯父再三保證後，才讓大伯父帶著藥返家。

大伯父返家後，不再提起「帝君分靈」之事，亦不再參加夜半的法事，亦對自己的言行要求不少，有數個月都非常的聽話。

但是，或許是上天給予大伯父的奇蹟太過豐厚，完全沒有留下後遺症的腦中風，讓大伯父很快的又遺忘。

在大家以為大伯父會就此改變的幾個月之後，大伯父又再度故態復萌。

10.

那是一個事隔多年，仍然讓我難以忘懷的夜晚，亦是大伯父一家心口永遠不會磨滅的痛。

難得不用趕作業，我早早熄燈入睡。

不知睡了多久，安靜的夜裡，突然響起的吵鬧聲，將我自睡夢中驚醒。

茫然的坐起身，也被驚醒的母親與我對看了一眼。

走出房間，咒罵聲與哭泣聲頓時更清楚了，充斥著狹小的客廳。

大伯母邊哭邊咒罵著八叔，雅琪和她的妹妹雅琇，赤著腳，散亂著長髮，不自覺的緊握著彼此的手，站在客廳的一角。

神桌上的長明燈，紅色的光線一向總讓人在仰望時感到溫暖，此刻卻只半勾勒出一張張茫然與不安的臉；聲音是如此的嘈雜，大家都七嘴八舌的說著話，我卻什麼也聽不見。

自從聽說了大伯父又再度開始「天算館」的營業，忙碌於夜半的法事後，我便不斷地想起關帝廟裡聽到的話。

天將懲罰行不義之事者。不悔改，災劫即至。

我相信帝君爺爺絕對是仁慈的神，祂照顧著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給過我無數次走過生命低潮的力量，但是也嚴懲行不義之事者。只要有心悔改，祂可以原諒，但是不是無限度的包容一再明知有錯，卻仍一再犯錯的人。

或許一時之間，他們仍看不到自己即將接受的懲罰，但是只要是青龍偃月刀的光輝所能及之處，將沒有僥倖的立錐之地。

我一直有一種感覺，今晚的事終有一天會來臨，只是沒有想到來得如此的快，讓我不禁懷疑是否仍身在夢中。

我安靜地看向坐躺在椅子上的大伯父，平日總是眉宇飛揚的誇耀著自己的行為而帶著掩不住的驕傲的臉，失去了原本的神情，因著不受控制的抽搐，像是一張圖騰詭異的鬼面。

時間癱瘓在不知所措中，將所有的人囚禁，拿不出任何辦法，只能宣洩不安的彼此謾罵，直至二伯父的車子到了門外，才瞬間醒了過來，匆匆將大伯父抬至車上。

「阿慧…我爸…是不是沒救了？」

我轉過頭，看向完全失去平日的神氣，臉色全白的雅琪，想安慰雅琪，卻不知道該從何開口，掙扎了半天，才訥訥道：「妳先別亂想…醫生…上次能把阿伯救回來，這次，他一定也有辦法的…」

雅琪聽到這裡，再也控制不了的哭了起來，「不可能的…醫生都說了，要是再發生一次，他就沒有把握了…沒救了…為什麼不聽…每次都這樣…為什麼不聽…」

11.

醫生對於大伯父的行為雖然憤怒，氣得直說不想救大伯父了，卻還是盡全力施為。

在長達近一個月的治療後，大伯父的病況總算穩定了下來，但是卻永遠地失去了健康的身體。

左半邊的半身麻痺，使大伯父從此必須拄著拐杖才能行走。因為行動不便，大伯父除了工作所需，甚少出門，再也不曾賭博，或是流連於風月場所，亦與過

去總是包圍著他，藉逢迎諂媚想佔點便宜的壞朋友們斷絕了聯絡。

八叔在這次的事件後，一方面心驚於大伯父的病，一方面又感覺到自己的身體似乎也有不對勁，匆匆結束了「天算館」的營業，更再也不敢參與夜半的奇怪法事，或是打著神仙之名，向六神無主的人騙取錢財。

雖然大伯父失去了健康，但是大伯母與堂姊妹們卻非常感激上天。因為經過這次的事件，大伯父徹底改變了過去的行為，不再替家裡招來麻煩。這是對一直飽受嗜賭成癡的大伯父造成困擾的她們而言，在這次不幸中最好的事。

也許世間上大部份的事亦皆如此，禍與福往往只在一線，取決端看自己的選擇而已。

12.

事情發生到現在已三年。

這段往事在家裡，成了一個不能說的禁忌，家人們都有默契的閉口不提，像是它從來不曾發生。

只有大伯父彎屈著背，略顯佝僂的身影，拖著不太順暢的腳步，仍伴隨著拄杖，一叩一叩的反覆敘說著，見證著，這一個難以解釋的故事。